

協和台灣叢刊 5

台灣原住民族的祭禮

明立國／著



臺原出版社

●協和台灣叢刊 5 ●

台灣原住民族的祭禮

著者／明立國
發行人／林經用
(林勤仲)

總編輯／劉遷用
編輯／莊雪芬
美術編輯／范瑞鳳

校對／明立國、莊雪芬、薛勇、吳佩佩
出版發行／臺灣原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85巷5號
電話／(02)2507-22222

郵政劃撥／117-89347-9
劉魏銘帳口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4356號

法律顧問／許森貴律師
地址／台北市長安西路6號4樓

地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電話／(02)700544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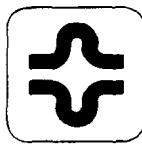
地印電排刷／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中和市連城路22巷2弄3號
電話／(02)22486491

地總經銷／吳氏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1段100號2樓之4
電話／(02)30034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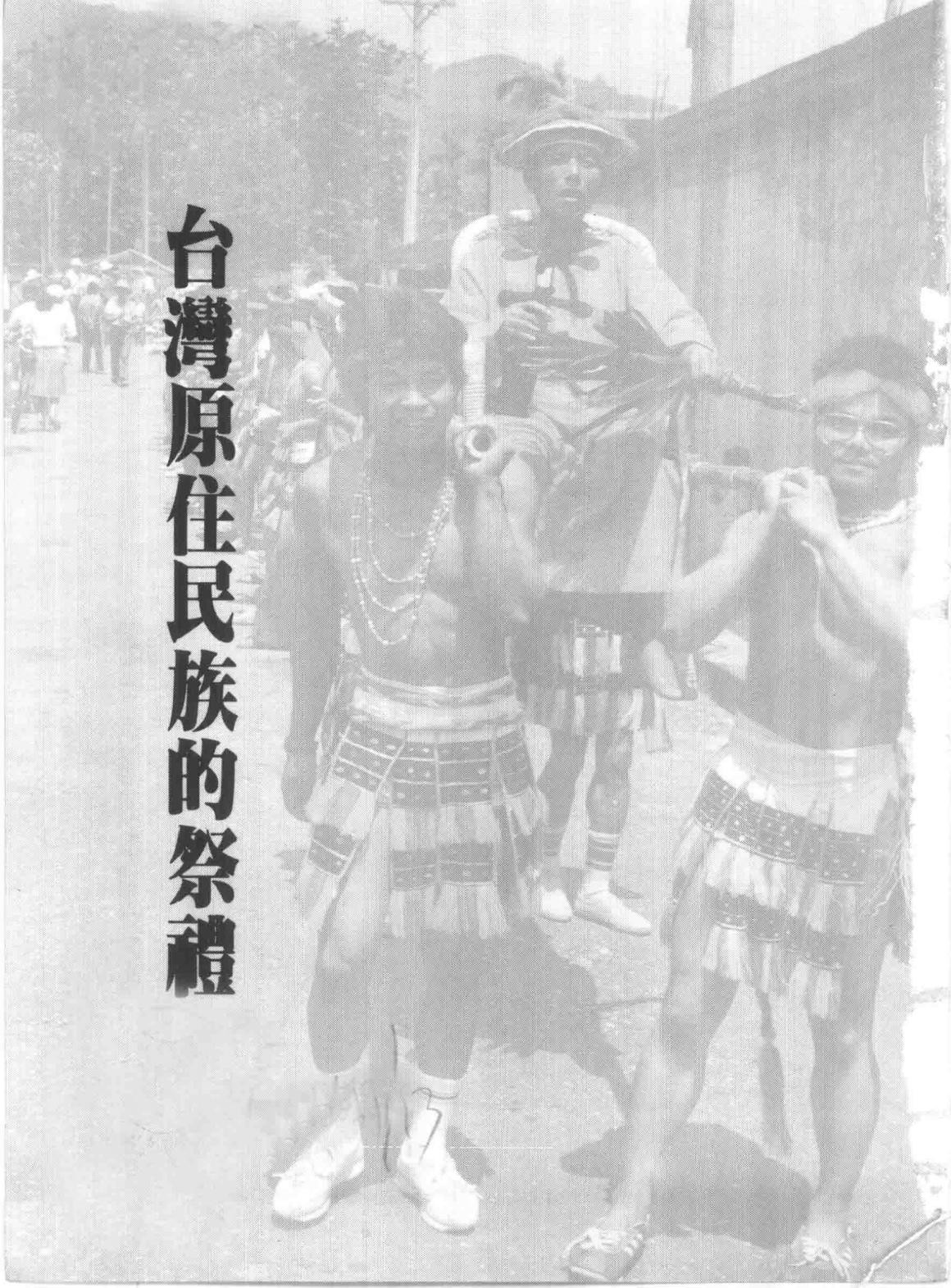
定價／新台幣一九〇元整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台灣原住民族的祭禮





讓傳統文化立足 世界舞台

林勤仲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這是一種相當難得而奇特的經驗，四十歲之前，許多人常會問我的，總是一些生理與醫療方面的問題；四十歲之後，我最常思考的卻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如此南轅北轍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我的經驗法則：跟每一位成長在戰後的一代相彷，自童年長至青年，無論是家庭、學校或者是整個社會給我的壓力，只是讀書、考試、考試、讀書；而我一直也沒讓人失望，唸完醫學院後，順利負笈英國，接着又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後，先後在美國及台灣擔任過許多人欽羨的婦產科醫生，也正因此，讓我有太多

機會在世界各地認識不同的友人；然而，這樣的機會卻總讓我感到自卑，這自卑並非來自專業知識，而是每每交換及不同地文化經驗時，少數識得台灣的友人，也僅知道這個海島擁有七百億的外匯存底而已。

這個殘酷的事實，逼着我不得不慎重的思考：什麼樣的文化，才足以代表台灣？

一九八三年間，我結束了在美的醫療工作，回台全力投注於協和婦女醫院的經營，由於業務的需要，常有機會到日本去，有一次在橫濱

的一家古董店裡，發覺了十幾尊傳統布袋戲偶，讓我突然勾起兒時在臺南勝利戲院，坐在長排的椅背上，看內台布袋戲的情景；不久後，在大阪天理大學附設的博物館，看到那尊清乾隆年間的戲神田都元帥以及古色古香的「六角棚」戲台，還有那些皮影、傀儡、木影、銀器、刺繡與先住民族的工藝品，讓我產生極大的感動，忍不住當場流下眼淚。

我的感動來自於那些代表先民智慧與工藝水平的器物之美；忍不住掉下的眼淚，則是因為這些製作精巧，具有歷史意義又代表傳統文化精華的東西，在這外邦受到最慎重的收藏與保護，但在當時的台灣，除了某些唯利是圖的古董商外，根本乏人理會！

除了感動，同時也讓我感受到日本文化侵略的危機，這種危機感也許可溯自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參加基督教醫療協會，到信義、仁愛、望洋等山地部落，從事公共衛生的醫療服務時，便深刻體會到日治時期對台灣山地的積極教育，讓日本文化、語言以及民族性都紮下不錯的根基，其深厚的程度甚至令人驚駭，只是當時的情況，個人並無力改變什麼。及至一九八〇年前後，我結束學業，回到台灣後，第一

件事便是找到彰化教育學院的郭惠二教授，試圖回到山地經營一個模範村的計劃，結果模範村計劃因故流產，而那次再回山地，讓我不敢置信的是，由於電視進入山區，使得先住民族的文化幾近完全流失，少數保存下來的，卻是日治時期的文化遺產。

這是多麼可怕的的文化侵略啊！難道連日本人走了，都還能予取予求地用區區的金錢，換取我們最珍貴的傳統文化？

如此揉和着感動、迷惑又驚駭的心情，讓我在東京坐立難安，隔天，便毫不考慮地到橫濱那家古董店買回店中所有的布袋戲偶，同時又透過種種關係，買回「哈哈笑」劇團最早那個被台灣古董商騙賣到日本的戲棚。

那絕不只是一時的衝動而已，我很清楚地告訴自己，只要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將盡可能地尋回這些流落在外的文化財產；這些年來，雖沒有明確的收藏計劃，但只要是有價值的東西，我都不肯放棄，至今，也才稍可談得上規模。

嚴格說來，我是個典型受西式教育的人，加

上長年在國外的關係，讓我對藝術或者文化，都懷有較深且闊的世界觀。

最早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便跑遍了歐洲重要的美術館，後來每次出國，只要有機會，決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可觀的現代藝術館。

除了參觀與欣賞，我也嘗試着收藏一些美術的東西，收藏的目的，除因個人的喜好，當然也因為美好的藝術品也是不分國界的！

也許有人會認為，在這傳統與現代之間，必有無法調和的衝突之處，我又如何面對呢？其實，我從不認為這兩者之間會有相互矛盾或衝突之處，任何一種藝術品都有其共通之美，而其中蘊含的不同文化特色，正足代表那個民族的特殊之處，傳統的彩繪與現代美術作品，正是兩類截然不同的作品，正因其不同，我們才能在彩繪中，體認先民的精神與生活狀態，它的價值，除了美之外，更在於它所蘊含的特殊文化表徵。

當然，時代的快速進步之下，傳統的美術、工藝與文化，面臨了難以持續的大難題，導致這個問題的因素頗多，政府政策的不當，教育的偏頗以及社會的畸形發展，讓戰後的台灣人擁有最好的知識教育，卻完全缺乏生活教育，

終造成今天這個以金錢論成敗，從不考慮精神生活的社會型態。

過去，也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對這個病態的社會提出不少頗有見地的意見，但我一直認為，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必要擁有正常的文化；台灣光復以來，政府當局全力追求經濟建設的結果，卻不顧文化水平一直在原地踏步，直到近幾年，有關單位似乎也較積極地從事文化建設。只是，當中共的廣東省政府，花了兩億美元整修一座五落大厝，成為一座古色古香的廣東地方博物館時，台灣的左營舊城門才剛剛被毀，半毀的麻豆林家也被拆遷，這樣的文建又怎能談得上什麼成績呢？

在這種種難題與僵局之下，要重振傳統文化，重新獲得現代人的肯定，甚至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就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與態度，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付出關心與努力，用現代化的方法與現代人的觀點，提昇傳統文化的品質，再締本土文化的光輝。

●
從開始收藏第一尊布袋戲偶起，彷彿便註定我將走上這條寂寞卻不能後悔的文化之路。

過去那麼多年前，只是默默地收藏一些珍貴的文化財產，我當然知道，光如此是不夠的，但直到今天，時機稍稍成熟，才敢進行下一步的計劃。

這個計劃，大概可分為三個部份，一是成立出版社，二為創立協和藝術文化基金會，三則創設傳統戲曲文物館。

臺原出版社成立的目的有二，一是專業台灣風土叢刊的出版，這是一套持續性的計劃，計劃每年分三季出書，每季同時出版五種台灣風土文化的叢書，類別包括：民俗、戲曲、音樂、歷史、工藝、文物、雜俎、先住民族等大類，每本書都將採最精美的設計與印刷，用最通俗的筆法，喚醒正在迷茫與遊離中的朋友，讓更多的朋友重新認識本土文化的可貴與迷人之處。我深信，只要持之以恆，所有努力的成績不僅將獲得關愛本土人士的肯定，更將贏得國際間的重視；二為出版基金會的專刊，協和

藝術文化基金會成立之後，將有計劃地整理台灣的傳統藝術之美，諸如戲曲之美、偶戲造型以至於建築、彩繪之美……等等。

至於基金會與博物館的創立，則是我最大的目標，這兩個計劃其實是一體的，博物館只是基金會的附屬單位，主要的功用在於展示基金會所收藏的文物與美術品，至於基金會本身，除了推廣與發展本土文化，定期舉辦各種研習營與表演、演講，更將策劃舉辦各種世界性的文物交流展，目的除了讓國人有機會打開更廣闊的視野外，更重要的是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

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不僅是協和藝術文化基金會與出版社努力的目標，更是每個關愛本土文化人士最大的期望，不是嗎？畢竟唯有如此，才能重拾我們失落已久的自尊！

人文與自然的對話

——「台灣原住民族的祭禮」自序

大學時代，我從電子工程轉讀中文，所找的藉口是——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人的問題，而人文所要面對的還是人的問題，否則我不能由自小即已確立的方向及熟習的求學方式中，很順當的做了一個一般人認為是一百八十一度的轉變。當然，其中還有非常重要，但不能為人所知的一點，那就是禪學的影響。

自從著手進行專題性的研究之後，這些年來，我愈加的相信，知識的建立必須從面對生命開始。因為我發現，人類認知系統上所極力講求的嚴密性與邏輯性，對於生命本身以及大自然的現象而言，原是那麼的微不足道！

科學一直在尋求大自然的規律，人文又何嘗不是在探討著生命與萬事萬物應答對話的種種語法呢？這語法包括：語言、文字、音樂、舞蹈、信仰、儀式、風俗、習慣……等。人類的

認知，似乎在本質上就被註定是一段秩序化的過程。不論是自覺或者不自覺，意識或者潛意識，包括認知活動在內的所有人文現象（科學研究亦為一種認知的活動），與大自然相似的、秩序化的本質似乎並無不同。這或許是因為人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吧！

我對現代人類的認知方式，常常覺得有一種很深的危機感，因為，我們太著重於「文字經驗」而忽略了「生命經驗」，而這些問題其實禪學上老早就提出來了。

從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工作，就學術的立場而言，是希望能透過音樂來深度的瞭解一個民族的人文內涵，以及人類各族群經由音樂所呈現出來的一套思考與行為的秩序。然而音樂和人的關係，又豈是這麼一點局限於認知架構上的分析所能完全描述出來的呢？當我在屏東的

滿洲鄉，看到一個消失的族群，是如何悲涼的反芻著他們生命中無法割捨的傳曲時，我內心所受到的衝擊，又怎麼可能只是以音樂知性上的滿足就能夠化除盡釋的呢！當我沈浸在布農族人所唱出來的如波似浪的聲潮之中時，身體、心裡所感受到的和音之美，又那是將它們在樂譜上點下幾個相隔三度、四度、或五度、八度的音符就能替代得了的呢？

走過那麼多讓我迷惑、使我留連的部落，接觸過那麼多令我敬佩、給我啓示的長老，長期

的田野工作，事實上是我知識與生命成長的重要歷程之一。這些心情，劉還月促我將它們形諸文字，並且綜理成冊。其中有一些是田野工作的記錄與描述，而且絕大部份是祭儀活動；有些則是對文化現象的觀察與反省。如果說，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可以讓思考有個更廣闊的空間，可以打破既有僵化的認知模式與概念系統，那麼我寫的這些文字，也許就具有著某些使人不執著於既有文化觀的可能性吧！

台灣原住民族的祭禮

明立國／著

讓傳統文化立足世界舞台／林勃仲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人文與自然的對話

「台灣原住民族的祭禮」自序

第一部份／祭禮篇

檳榔糯米祈豐安

——水璉阿美的傳統豐年祭

按年階，分工作，敬長老

——概述阿美族的新年豐年祭

挨家挨戶報佳音

——里漏阿美的「米底外」祭禮

不猶人頭共愉悦

——傳說中的水璉豐年祭與現今的寧埔豐年祭

挨罵受辱求團結

——寧埔胆腰的豐年祭

精神煥發迎光明

——白桑安阿美的豐年祭

兩個現場，一樣歌舞

——宜蘭阿美豐年祭搬上舞台

〔附〕儀式性歌舞能夠隨時舉行嗎？

阿美豐年祭的三種特色比較

久病之後成祭司

——南勢阿美的祭司節

趕鬼「禮信」米發發

——南勢阿美的趕鬼儀式

米得路茲大較勁

——南勢阿美的摔角節

稻熟之後賽拔河

——里漏阿美的拔河節

米拉帝斯，捕魚去！

——水塘阿美的海神祭

〔附〕「米拉帝斯」的文化意義及其啓示

祈雨捕魚賽划船

——南勢阿美的捕魚節

月升之際祀矮靈

——兩年一度的賽夏族矮靈祭

「麥亞士比」之歌

——曹族的團結祭

〔附〕特富野社簡介

小米成熟時

——試探布農族的打耳祭

第二部份／文化篇

現存的古文明

——試論原住民族的文化觀與歌舞意義

那魯娃，伊呀成絕響？

——台灣原住民族音樂概論

神話與音樂的會面

——阿美族奇美社的始祖傳說及其歌謠

手心相連共歌舞

——阿美族豐年祭的文化特質與意義

龍眼村的獵人

——阿美族口傳文學初探

代代有新生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組織

擺盪在傳統與現代間

——水璉的阿美族人印象

恆春阿美思想起

——聽屏東滿州潘氏阿美族人唱歌

布農族人的歌唱

——試探布農族人的群體性歌唱與音樂特質

雕題難再美

——泰雅族的文面藝術

獨木不成舟

——雅美族的剖木拼板船

觀光客，下毒手

——觀光事業污染了蘭嶼

未完成的樂章

——悼民族音樂學者呂炳川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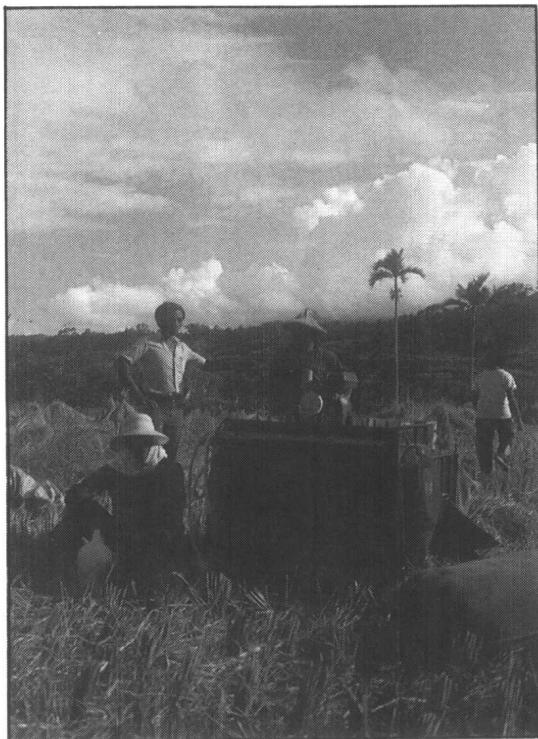
附錄

我在他們的世界裡／張詠雪

——訪明立國談原住民族的文化危機

本書有關祭儀一覽表

1 / 祭禮篇



檳榔糯米祈豐年祭

——水璉阿美的傳統豐年祭

豐年祭為阿美族社會中最重要的社群活動之一，其舉行時間，因為各地區之習俗不同，故

有先後之分，但皆以農忙完後利用大家空閒的時段來舉行。通常是在每年的七、八、九三個月份，第二期秧插好之後的時間。但在從前乾田燒墾的時代，以馬太安阿美為例，依其固有之曆法，則豐年祭於每年的十月份舉行。舉行的天數，從過去到現在，也因為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各地區環境與習俗之不同，而有長短的種種變化。早期有長達一個月的豐年祭，到現在有只舉行二、三天的，因此，豐年祭的過程及內容，可以說是隨時代而改變的。雖然如此，然而在長時期的演變過程中，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阿美族的豐年祭，仍然相當明確的呈現了某些文化上的特性與意義。

以下就舉水璉部落實際的儀式過程為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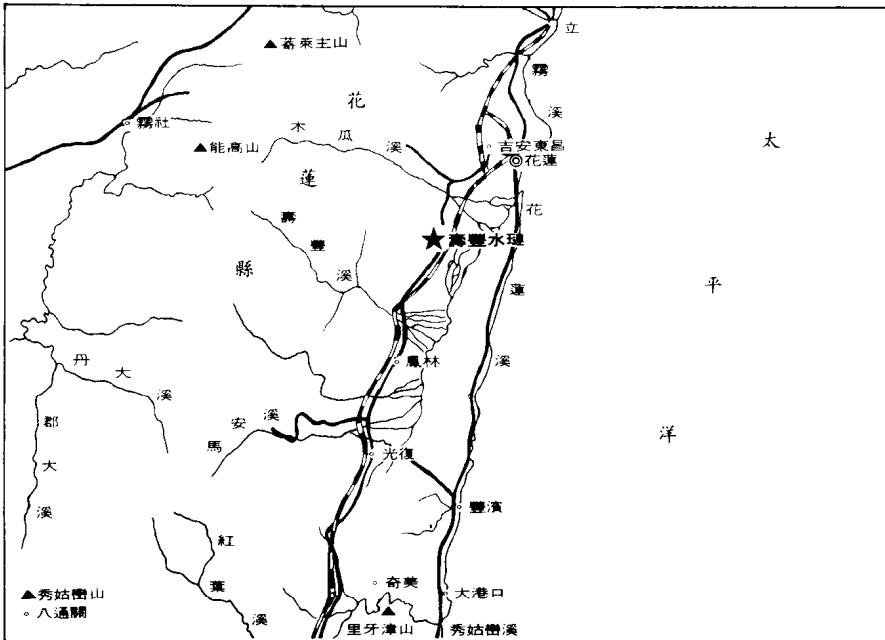
描繪一下阿美族豐年祭約略的輪廓。

水璉阿美的豐年祭

目前水璉阿美的豐年祭，前後共有四天，其活動程序與內容依次為「米禮信」(Miisin)，「米沙布尼斯」(Misabunis)，「卡拉比安」(Kalabiyian)，「馬拉力奇」(Malalikit)。

從前，所謂的「馬拉力奇」是指獵了敵首回來之後所舉行的慶祝活動，那時並沒有固定的时间來舉行，只要是有獵到人頭，回來就舉行「馬拉力奇」。後來不獵人頭之後，則改成每年一度的祭典儀式，用來紀念、祭拜以前去逝的人齡階級。而「米禮信」則是為了紀念從前將吃人腸子的神趕走的三兄弟。傳說中，這個吃人腸子的神跑得飛快，一般人追不上，於是族人訓練了三兄弟賽跑，而終於將此神趕走。

●花蓮水璉地理位置圖示意圖。



古時，阿美族與泰雅族不和，彼此獵取人頭，當阿美族人用矛殺死敵人的時候，口中要說：Ma Ku（我的）atudun（屬於）Kisu（你），意即「你已歸我所屬」，然後自報姓名。自報姓名的用意是：一、對神明有所交待。二、表示願意祭拜人頭神。三、好讓對方敵人知道，以便下次打仗時先聲奪人，達到恐嚇的作用。

人頭拿回來之後，家人每天用乾飯在早餐前祭拜，此時獵到人頭的人不能回到家裡來，必須要在村外一個月，等一個月過後，才能回到家裡，這時由家人以糯米飯、雞、酒以及「古棱」Kuren（一種祭祀器皿）來為他接風，並且「馬拉力奇」慶祝。日據台灣以後，水璉阿美與泰雅族和平相處了，獵頭之事不再發生，乃改「馬拉力奇」為「吉奇米賽」(Cukimisi) (日語)，現在則稱「卡里巴沙灣」(Kalibasawan)，而平地人則用一個泛稱「豐年祭」稱之。原來「馬拉力奇」女性是不得參與跳舞的，日據以後與泰雅族和平相處，才准許女性參加，所以稱Kalibasawan，「basaw」是指全家的意見（包括女性在內）。「馬拉力奇」乃團結之意。

水璉阿美祭祀器皿有二種，皆以陶土燒成，